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別集

大學辨目次

卷三

卷四 附録

乾初先生別集

海寧陳確著

大學辨一

大學辨 甲午六月三日作

陳確氏曰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傳也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未始質言孔子朱子則曰右經一章蓋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古書蓋字皆作疑詞朱子對或人之問亦云无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蓋

字之義程朱之說如此而後人直奉爲聖經固已漸倍於程朱矣雖然則程朱之於大學恐亦有惑焉而未之察也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竄於禪其詞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此游夏之徒所不道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終信爲孔曾之書則誣往聖誤來學其害有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客曰若此則程朱之誤甚矣以程朱之賢而暴其誤可乎曰君子固可欺程朱之誤君子之過也夫君子未嘗無過孔子嘗信宰予之言程朱偶惑大學之說程朱之賢如日月之經天大學之誤如雲翳之蔽於程朱奚損焉而

終覆之損程朱乃大耳故敢卒辨之辨曰首言大學云者非知道者之言也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夫學何大小之有大學小學僅見王制大讀本作大學者疑即本此夫猶宋人之作小學也云耳雖然吾又烏知小學之非即大學也吾又烏知小學之不更勝大學也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稱蒙養即聖功古人爲學自少至老只是一路所以有成今迺別之為大學而若將有所待也則夫終於有待而已矣古學之不可復其以此也其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三言皆脫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

時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簡切而不自知其倍也新民即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即在明親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貫一以字便文理燦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則不通矣古人之學雖不離乎明而未嘗專言明推之易詩書可見恐其逃於虛焉故也而大學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非有所親疏於民也而有以民飢民溺為己責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為耻者又有簞瓢陋巷以自樂者而其道則靡不同此古人之學所以能善因乎時勢而莫之有執也令使推高禹稷尹為大人之學而貶絕顏子為小人之學則可笑矣故

君子之學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新民而新民反不在大猶吾向之論學也不言大而大見言大而大或不見也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也古之君子大知有學焉而已善之未至既欲止而不敢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大學何盡之有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識工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而傳引之固矣故明新至善之言皆末學之夸詞僞士之膚說也而又曰知止云云者則愈誣矣辟適遠者未啓行而遙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稅駕也知止則知止矣而止故未有日矣故未至而知止如弗

知而已而何遽定靜安慮得之可易言乎且吾不知其所謂知止者謂一知無復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時有一時之知止時時有時時之知止者耶知其然也則今日而知止則自今日而後而定靜安慮得之無不能不待言也脫他日又有所為知止焉則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靜安慮得之中而又紛然有所為未定靜安慮得者存斯言之難通固已不待其辭之畢矣大學之所謂知止必不然也必也其一知無復知者也一知無復知惟禪學之誕有之聖學則無是也君子之於學也終身

焉而已則其于知也亦終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槩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清心寡欲兢兢焉業業焉勤諮而審察焉而僅而知之耳而猶懼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懵矣是故以堯舜之神焉而猶病文王之聖焉而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二帝一王者豈故為此虛懷以示宏廣云爾哉所謂猶病則真猶病所謂如傷未見則真如傷未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為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

通而釋然於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舜之問察終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使舜既知之而又好問察焉則是舜之偽也夫舜之非偽則雖確之愚嘗有以知其必然也然而問察無已則是雖大聖人之智而果無一知無復知之之日也而又誰欺乎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夫有不知焉聖人有不知不知不害其為聖人也以不知為知斯下愚之甚者矣及其至也雖聖人夫有所不能焉聖人有不能不害其為聖人也以不能為能斯不肖之尤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猶有憾不害為天地之大也以有憾為無

憾斯誣天地之至者也君子之於道也大學之不已而已而
奚以誇誕為哉學之不已終將有獲而不可以豫期其效豫
期其效以求知則浮僞滋甚今即所謂知止者真知止矣然
猶知之而已耳於道浩乎其未有至也而遽歆之以定靜安
慮得之效長夸心而墮實行必此焉始矣禪家之求頓悟正
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云云
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古人之慎脩其身也非有所為而為
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
之所敢必矣孟子之釋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

曰欲曰先恙是私僞何得云誠寧古人之學之多夾襍過爾乎聖人之言之甚鄙倍過爾乎至正心以往益加外謬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學之所為誠者非誠也凡言誠者多兼內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即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脩也欲齊治平也而茍有未正未脩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而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並兼物言是故言誠

可不更言正脩齊治平而分別若此者則是所謂誠者非誠所謂正者非正所謂脩者非脩也而所謂致知格物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存心公恕夫後能知己之過知物之情知己之過故脩之而無勿至知物之情故齊治平之可以一貫也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鮮不殆矣心之不正必且以未致為已致未格為已格又孰從而定之傳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弗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能致知格物云爾乎嗚呼其亦勿思而已矣正亦可釋敬易君子敬以

直內是也心惟敬故致知而無不致格物而無不格山陰先
生曰主敬之外更無窮理至哉師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
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固已知正心之先於格致矣
又曰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學之
序知彼而曾不疑其罔則固非確之所能解矣故程子之言
主敬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一也皆
聖人之道也無勿合也而以之說大學則斷斷不可合欲合
之而不可合則不得不各變其說各變其說而於大學之解
愈不可合不可合於大學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於聖人之

道則諸儒之言固無有勿合也而有弗合者徒以大學之故而已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象山曰千百世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張考夫氏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今獨格致之說言人人殊雖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補傳之不能无異同於程子已如此矣況後儒乎山陰先生稱前後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說非不備也求其言之可以確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何則惟大學之誣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是故以諸儒之言合之聖人之道則无不合合之大學之說則必无合豈惟諸儒之必无合將歷千秋萬

世之久而終莫之合也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猶之合儒于佛于老而曰三敎无不合也夫合則无不合矣而誣已甚矣蓋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爲禪學无疑雖曰親民曰齊治平若且內外交脩者竝是裝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學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大學之意若曰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玩知止四節文氣不其然乎聖學之不明必由于此故大學廢則聖道自明大學行則聖道不明關係儒敎甚鉅不敢不爭非好辨也至覆說物格一節詞益支蔓蔣書丹云使我學子作時文若此猶惡其蕪

而削之矣曾聖經而然乎子甚韙其語其本亂一節文勢亦同此並是後儒靡靡之習聖言無是也知聖經之非聖則賢傳之非賢不待言矣客曰子之辨誠快矣雖然大有本乎曰程子之聖是書也大有本乎抑余則有本矣大學兩引夫子之言則自於止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由是觀之雖作大學者絕未有一言竊附孔曾而自漢有戴記至於宋千有餘年閒亦絕未有一人焉謂非孔曾之書焉者謂是五百餘年无一非學人焉吾益不信也嗟乎學者之信耳而不

信心已見于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據乎故君子之聽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使其言是雖愚夫之言其能不聽使其言是雖愚夫之言其能不聽使其言非雖賢者之言其能不疑向使確幸得親承孔曾之敎而於心有未安猶當辨而正之況如大學之說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確終信而不疑則確無人心者而後可而確則安敢以自眛也故陽明先生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愼獨也以疏格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學之所得而救大學之敝焉云耳而救之而无可救弗如黜之而已矣學者言道不茍為異亦不茍為同而

惟中之從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濟也堯用四凶舜皆誅之不為畔堯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為畔孔子程朱表章大學後人駁之豈為叛程朱哉使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予咈也已吾信諸心而已矣勿敢信諸心信諸理而已雖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說為必无疑于天下後世哉其敬以俟之知道者而碓之罪已莫逭矣予懼以没世已矣

書大學辨後 戊戌

家有老親未遑遠駕將事之暇偶及遺編不意福心漸成臆見竊欲還學庸於戴記刪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復孔孟出學人於重圍之內收良心於久錮之餘庶無忝於所生差有辭於後死云耳

㑹格致誠正問

客曰大學先誠於正子欲先正於誠大學先格致子欲先正心不已悖乎曰吾之先正於誠也葢欲合意於心而統誠於身焉耳分意于心則支甚矣先誠於正則外甚矣此大學之敝也夫誠是到頭學問而正為先趨端向先後之埶相去遠甚何待辨乎若乃正心之於格致則正心為指南之鍼格致乃辨方之盤鍼搖不定雖盤星燦然度分刻畫又安所取正乎故學莫先定志志為聖賢而後有聖賢之學問可言格物致知猶言乎學問云耳故曰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移之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移之故志於富貴則所格所致皆富貴邊事矣志于功名則所格所致皆功名邊事矣志於道德則所格所致皆道德邊事矣此非格致之異而吾心之異焉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於聖人之學也此學莫先正心之一大公案也至夫格致工夫直與學相終始幼不可不格致也壯不可不格致也老不可不格致也柰何提作一截工夫而謂是大學之始事乎舜之好問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未之有改武公之好學耄期不倦曰無舍我古人之事格致如此其无窮也而一旦截為始事埶不得不姑置躬

脩而爭求徹悟雖欲不禪不可得矣至朱子之所謂一旦豁然去禪彌近夫朱子豈以曾子唯一貫之呼實有類於此而云然乎不知曾子之唯一貫在正心脩身之後而非在格物致知之後者也使僅在格物致知之後則猶是浮情浮識而聖賢之一呼一唯皆為虛設矣若乃既唯之後正須格致道雖一貫而理有萬殊教學相長未有窮盡學者用功知行並進故知無窮行亦無窮行無窮知愈無窮先後之間如環無端故足貴也如朱子之說則夫子一呼之後無可復教而曾子一唯之後无可復學矣豈理也哉夫以子之天縱加以好

學之勤格致之功宜不越數年可了誠正之效旦夕即見然猶三十而始立耳未免于惑也四十而不惑未可謂知也五十而知天命知矣未可謂知之至也至六十而後心與理相化不煩思索矣耳順矣知之至矣至七十而後欲與理相化不煩克治矣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誠之至矣夫惡知不思之思有深於思者矣不治之治有深於治者矣故忘食忘憂不知老至之懷則終其身如一日焉耳矣誰謂不踰之後而遂可忘學乎哉今由夫子之言觀之正先誠乎誠先正乎正心之先格致乎格致之先正心乎孰為知止之年孰為定靜之

候乎謂不惑知命爲知止乎否乎謂立爲定靜安乎否乎朱子註謂定爲心有所定向則定乃是志學之日乎則知止又當在志學之前格致又當在志學知止之前而知程子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少須得十數年工夫則格致之功竟當在嬰抱時豈得爲大人之學而所謂知命不惑者又有在格致之外者耶與大學之序直無一語不悖矣夫以子之自敘宜若可信矣其爲學先後之次宜不誣矣顧曾一不足憑而獨取無名氏之書而表章之以爲得爲學之序而升諸四書之首則大學之畔聖離經固作者之戾抑亦述者之闇矣

翕唯問

或問曾子之唯雖在正脩之後然向未解一貫之道今忽解得大是一旦豁然之境矣朱子之言何病而謂其去禪彌近乎曰子既知唯在正脩之後則朱子之言固有病矣且子以曾子之唯為一旦豁然則必以顏子之喟為一旦茫然矣而可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語之而不惰則顏子於夫子之言夫固無時而不唯也所謂豁然貫通者豈直一旦而已哉而終之以喟然之嘆夫後知向之所灼然見為是道者固猶有未盡也道體本無窮盡故須臾

不可忘戒懼須臾不可忘戒懼即是聖學孔門惟顏子之學能及此故稱三月不違堯舜之猶病文王之望道未見皆是爲前聖傳神語曾子末後已見得到此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蓋謂戰兢之無時可已惟死而後免耳非謂能免於過咎也故道無盡知亦無盡今曰於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何等語非禪門之所謂了悟即中庸之所謂予知耳病孰甚焉或者未于之學又遠出堯舜文王之上則吾有所不敢知若猶未也將終其身望彌高彌堅欲從末由之境界尚未可得而況猶病未見之聖而易

及者乎而顧可少之乎

檮杌

辨迹補

確與友人書辨大學嘗有迹理之說謂以迹則顯然非聖經也以理則純乎背聖經也顧理細難明迹粗易見確辨理之言已溢簡牘同學尚未深曉其辨迹則惟曰大學兩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則自於止聽訟二段文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自十目一節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又曰自漢有戴記至於宋千五百餘年間眞儒輩出絕未有以大學爲聖經者韓子原道引其文大止稱傳惟伊川獨臆爲孔氏遺書而未敢質言孔子朱子亦云无他左驗意其或出古昔先民之

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益字之義則大學之非確然
聖經可知矣益自宋仁宗特簡中庸大學篇賜兩新第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學者輒相增加附會致美其稱非有實也
確既深憂其說之近禪乖違正學又顯據其迹非聖無疑故
每不自量度曉曉致詞而友人之深愛不肖者動色相戒或
擬之介甫之廢春秋意者非稱情之論乎春秋正王事之書
大義凜然豈大學之膚繆可比商詩偃禮並檀能家至於春
秋筆削之間游夏莫贊故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曰
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斯其志良苦矣故曰吾志在

春秋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孟之言春秋不一而足而未嘗一及所謂大學也非惟春秋爲然也即其所嘗刪定易詩書禮樂於二十篇之中皆三致意焉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曰學詩乎學禮乎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絕不及大學何也即中庸一書世儒皆言是子思所作吾亦未知其眞僞何如然中庸二字夫子亦每言之而獨不及大學何也豈孔孟諸弟之賢皆未足以語此乎抑諸賢已

皆默喻而無俟提撕者耶如樊遲之徒於仁智之說似皆可曉然篤信而力行之者猶再三疑問不已而於格致之說則獨有冥契者耶大學字最不經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惡小大之可分傳稱十五入大學益例夫子十五志學之言而云亦謂第子所肄之學非學問之學也當讀泰後儒罔識附會成書固已悖矣宋儒又補小學即同漢儒之作大學而大學文絕浮誕更下中庸數等古人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當有見大學來歷昭然甚明而吾友至比之春秋過矣家語孝經朱子猶疑其偽學者不敢以朱子之說

為非況大學之顯然非聖經者哉且駮歸戴記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而遽例以廢經尢失情實故曰大學辨為明理之書則吾猶惴懼不敢自居若以迹則固有可言者吾亦未敢遽自誣服謂當與廢春秋之介甫同罪而共誅之也某則以朱子之進僞經與介甫之廢眞經正同一律而反以加信古之確何耶昔陽明子尊信古本大學謂失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其言甚直確於今日亦云然吾又以陽明之信古本去程朱所見僅一間耳益以為戴記之襍文則信古本可也雖分章而補傳

亦無不可也以爲是孔曾之書則分章而補傳固不可也信古本愈不可也故不爭之於其本而爭之於其末其爭殆未可息矣

極妙

翠溝山房帖

僕近作大學辨同志皆切隱憂故書此解之君子之於天下有一毛不拔之操亦有摩頂放踵亦爲之之勇顧於義何如耳而楊墨偏之且皆失之有意故孟子以爲異端劉山陰先生又以一語勘破謂皆起於自私自利旨哉是言學者讀西銘以爲吾儒之量盡於民胞物與一言不知以有意爲之即與自私自利同歸若一本於公明正大之心則豈直如此而已雖自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又孰非吾之胞與者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辨楊墨陽明之爭格致並孳孳汲汲不顧世之

非議彼何所爲而然哉烏乎有以也格致功夫自與學相終始必不可截爲學之始事截爲始事孰不得不盡棄躬脩爭求了悟如朱子一旦豁然貫通之說是誘天下而禪也亦不仁之甚者矣況大學之意只歸重知止必爲異學無疑陽明不直攻大學而但與朱子爭格致之解雖諄諄言知行合一知行無先後說非不甚正而大學故在也大學紛紛言先後有目共見朱子反得憑大學之執而終以說勝陽明子故其辨至今未息嗚呼此亦陽明之過也聖人之道若大路然未嘗不明所恨學者用其私智將聖學重重遮蓋着不得出

頭有作大學者又有表章大學者俾後學之心顛倒回惑垂
五百年靡有吝屆予閔此不翅如痌瘝之在身此而漠然置
之真是无痛癢人莫可療治矣諸子不此之憂而憂大學辨
胡其惑也既憂之則胡不各以吾身吾心體察大學之說而
精求其是非使吾言果誤耶相駁正之有疑耶相辨晰之無
疑與誤耶相扶明之庶幾夙夜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不亦
卓然大丈夫之事與而徒為是遑遑無益之憂此吾所以不
尤𠣘華之駁之誤而憂諸子之悠悠歲月無所短長者之為
戾更淚且大也士君子處世當磊磊落落使此心皎然如清

天白日可以上質之前知下昭之無窮不宜有所掩覆游移以自同小人之態夫道者千聖百王所共之道天下萬世之所共由共知而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信則言之疑則闕之是則承之非則違之何嫌何忌而當自生阻畏乎蓋程朱之心聖賢之心也程朱之行事聖賢之事也使程朱而在吾當拜而事之其言大學則敬進其辨不用則隨之以痛哭如子事父之禮焉必也吾不幸不生程朱之世而既失所以事程朱之道矣又敢重負程朱于五百年之後而不敬進其辨乎人非堯舜安能無過過非君子所諱程朱偶為大學所誤因

自誤誤人而吾黨皆熟視而莫敢一匡救則非程朱之過而吾黨之過也吾願諸子為程朱之功臣毋為程朱之罪人亟易其所以憂我者進而自憂以憂天下後世幸甚

乾初先生別集

海寧陳確著

大學辨二

答查石丈書

嗟我石丈惠寄長箋何愛我之厚而用心之苦至於如此也然由僕觀之大正見石丈之優游無所用心而待我薄耳勿思而已矣甸華之書不可不答而不必急答故答書將遣而復停之益不答則將長踞毓之風終不答則似乎外甸華而鄙夸之若將曰此何必答又大非吾黨以忠敬待朋友之義

矣甸華必來索復書終當報之不敢以欺我石文也嗟乎五六百年來大道陸沈言學之家分崩離析孰執其咎乎語曰止沸者抽其薪此探本之論也姚江之合知行山陰之言一貫皆有光復聖道之功而於大學之解終落落難合僕痛此入於骨髓幸而天啓愚衷毅然辨大學之決非聖經爲孔曾雪累世之寃爲後學開蕩平之路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而吾黨無識憂讒畏譏苟倖一日之安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計此僕之所以撫膺搥胸而又繼之以痛哭者也大學辨果誤耶我同志其相駮正之无誤耶相鼓翼之不亦磊磊落落皆不

失為聖人之徒歟而石丈乃徒為依回兩可之言設美言以
訣之於前立危論以懼之于後且欲要之以集衆泣請以求
必獲其志亦可謂愚而闇于計矣君子之行止論是非不論
利害論是非之關于世教者孰大孰小而不論利害之切於
身計者誰淺誰深令為義之决不可行者雖有石丈數十輩
痛哭陳請於前勸其必行乾子其行之乎則夫義之决不可
不行者雖有石丈數十輩痛哭陳請於前以阻其行乾子其
勿行之乎嗚呼何其言之固而陋也吾以大學辨求駁正於
同人者至誠之心也駁未當而又駁之亦至誠之心也夫何

礙辟之有父兄之寃而子弟為之奔走呼號以求白於人可不謂誠乎人有能白之者則呼號頓息矣即不然而為之反覆開諭以明其不寃則呼號亦暫止矣今既不能白又不能反覆開諭以明其不寃而又益之寃則夫奔走而呼號者又何時而已也今匈華駁正之說即朱子之說此僕所素稔其未然者而前後乖異又過朱子此非所謂益之寃者乎而謂僕之呼號能遂已乎足下疑僕不能信古而果於自用乃引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為言請益詳之夫白之與黑燦然其殊色矣東之與西決然其殊徑也今詔暜者以白為黑東

為西則瞽者不敢不信何則無目焉故也大學之在戴記垂二十餘年絕未有聖之者也而程子鑿空以為孔氏之書既又疑其有錯簡而大變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又為之補傳出戴記而升諸四書之首而反以為能述而信而無所改作僕欲黜還戴記以仍大學之舊而反以為不能信述而妄改作此何異瞽者之論東西黑白乎且石丈以為子之於古但述其所當述信其所當信好其所當好乎抑於古無所不信無所不述無所不好者乎註引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改作則固然矣然古詩

三千刪者十九書斷自唐虞則古人所謂墳典之書已盡刪削三代之文從刪者益不少禮樂僅存先進而羞蒙君子之稱古易連山歸藏之類並見屏棄春秋筆不勝削吾不知石丈所欲見處於述古之列者當何途之從也令以大學還大學世士猶共諱之設僕一旦不量而效孔子之述古必為天下之大僇矣豈石丈之明智而未見及此也春秋記載時事固宜有所隱諱然亦何至如韓子之言大學辨論理之書與春秋不同且聖教之絕續攸係即冒浮議非所當惜每恨以陽明子之賢聖知行合一之說決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無

疑者奈何不直辨大學之非聖經而徒與朱子爭格致之解
朱子之解格致本未嘗錯錯在大學不在朱子夫不務清其
源而惟欲清其流流安可得清耶大學固明言先後而陽明
子謂知行無先後此益薪助沸之說也勢必不息矣嗚呼陽
明子尚如此他又何望哉而石丈乃欲我姑俟之十年之後
雖俟之千年何益學者蔽於習俗狃於見聞敢於誣孔曾而
不敢議程朱所從來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有今不
一悟而十年之後即無不悟者乎過矣過矣大學之非聖經
至公之論也以大學還戴記至平之事也知止之為禪學格

致識之不可先於正心至當之說也使僕得訂定此書以俟
後聖雖死無恨斯事非筆札可了還欲與諸子面相討論羽
便先附此知所素愛不憚過直幸勿罪

樓行

答吳仲木書

讀考兄書見友朋相愛之至弟不若也至言及弟嘗成夫書後語更荷厚愛然弟則尚嫌其言之未盡而兄反指爲逆耳過矣弟每以大學非聖經向知己言之者非敢自是其言也正欲與諸同人各盡胷懷以求至當以開我專固之臆見耳茍能反復開諭使蒙愚之心一朝豁然則前疑盡釋矣弟所訾於大學者正以其絶無義理故也而考兄但曰今大小戴記俱在其義理有可以相並否此泛然一語何遂足以豁弟之蒙蔽乎若以義理求之則曲禮開口無不敬三字便已抉

虞廷之秘已萬非大學之支離所能及矣而君子何易繇言也弟於大學信程朱之說者四十餘年矣信陽明之說者踰年信己之說者踰月而皆棄之其所信彌深其所棄彌速而終以為大學非聖經豈得已而然哉苟無灼然之見而喜新立異欲自爭勝於前賢則是無忌憚之尤是横逆是妄人是禽獸而已耳而尚敢自列於吾仲木考兄諸君子之林乎弟始疑於大學自格致之說既而覺古之欲明全節之支離既而覺知止節之必為禪學既則於大學全篇無不疑矣絨俟大學辨成以質之高明然終不敢固執己見以為必無可更

也惟其當而已矣善乎考兄之言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信諸此而已已願吾兄深思其至當者若理有可信而固違之必無人心者而後可弟亦少有人心者決不狠愎至此萬勿以逆耳為嫌也

瑤材

又答吳仲木書

弟入山即病腹將已旬日尚未平復潦倒頹放甚無狀也弟大學辨正有深憂兄又切切然為弟憂之固知非相愛之至不及此然兄所憂者止不肖弟一人之身而弟所憂者乃在千秋萬世弟所亟欲辨者孔曾五百年之誣而兄所必不欲弟深辨者程朱一時之誤夫程朱之誤不失為可欺之君子而孔曾之誣至首為竄釋之罪人二害之相去已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兄直漫然置之非弟之所賴也夫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非一人之所得而私也論說則有是非義理則有

純駁大凡有人心者所得而剖別也弟言誠有未當兄何不明白示之爲別程朱說之所以是弟說之所以非若黑白然弟大且蹶然起而拜退而自悔其言之狂且悖矣而徒爲此私憂過計之言則豈弟所以殷勤請教之本意乎弟觀古來學人無不爲習氣所轉此二字中人甚深孔孟以後鮮克自免今道學家口口欲破除此二字而忽已陰中其毒而不覺矣兄得毋猶囿於習而未之察乎今有人嘗引其祖之言以爲文者而其父誤信之以爲此吾父之文也而收之家乘不知其文之似祖而實有悖於祖也其孫爲明其是非而黜之

則於祖固有開究釋滯之功而於父復不失為幹蠱之孝今擬程朱於父則少疎擬孔曾於祖則較親而其文之關係則又萬於家彝故竊不自量瀆冒不諱向知己一寫之而略不為置理而惟欲使之同寒蟬之默而已則何以從命也至責弟不能發明師說而又忽為新論以駕出其上語尤痛切弟真非人而忍出此弟所欲儀型一二而未能者先生之言與行也所日奉為程式欲脩以寡過而未能者先生之人譜也至於格致之說前後異違未審適從其最後說大學則云大學是一貫的血脈不是循序的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

謂格致之後又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又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脩齊治平工夫耶朱子之取大學正以有其序而先生云然者蓋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故是一事絕分不得前後際如弟辨中已發明一二但不純祖師說耳且君子之聽言也惟當別其可否而已故有今人之言萬不及前人者亦有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者非以狂夫之遂能駕乎聖人之上也若概以駕出二字過制之則前人之已言固不必言而其所未言者又萬不敢言學者直無可開口處矣弟又何敢以此而遂不復申辨也哉恃愛輒復縱言如此總欲請

殺非求自直也元旱兩月兩有日弔韓之期遡焉何時悵恨

無已山陰之使有日乎考兄書有到者乎東望不勝懸切

蓮圳

答沈朗思書

比日得接吾兄十七日書感深五内自非愛弟之篤而憂世之深者胡能及此弟非木石敢不夙夜深思仰承所以啓牖愚迷之意然竊反覆大學求其義理終未有得而即吾兄之所以勤勤誨弟者恐猶未察於弟之所論也弟大學辨曰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為禪學無疑此一篇之綱也何以知之以大學先格致而歸重知止焉故也夫知止之說不攻自破將深言知止則白首而無窮期淺言知止則未定即有定靜安慮得之效而兄則欲淺言知止者淺言知止則亦不得不淺

言定靜安慮得而大學之旨索然矣觀下文物格致知之義
則決非淺言知止可知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自古言之定
靜安悉屬止功固不費絲毫氣力慮夫是空思索未有力行
深造之功也何遽至於能得乎大學蓋曰一知止而學已無
餘事矣此大學之供案也後又遽進而求之格致皆為知止
起義耳物格而知至者知止也故物格節文氣絕似知止節
又若曰一格致而學已無餘事矣又大學之供案也故以其
前之歸重知止而知上文明親至善之言之為虛設也以其
後之歸重格致而又知上文誠正脩齊治平之言之皆為虛

設也惟脩身為本一言最為切實然已大悖前義矣故讀大學之全文而又知脩身為本之言之亦為虛設也第謂大學竟是空寂之學者益以此也彼二氏之學何嘗不兼言作用聽其言若且體用兼得者要歸於虛無寂滅而已矣大學之謂也第欲先正心於格致以心為一身之主凡格致脩齊治平之事皆吾心為之故云然耳而兄則以為正心甚難當先求之誠意夫謂正心為甚難則可弟亦何敢以正心為甚易也謂正心甚難當先求之誠意則不可如兄言則誠意反易於正心耶弟則以正心固難而誠意尤難於正心格致尤難

於誠正易則俱易難則俱難顧學者之用心何如耳心肆而忽則無不難矣敬而詳則亦無難矣故心粗則氣浮復何言格致格物而物不格致知而知不致矣心細則氣靜復何難格致格物而物無不格致知而知無不致矣非惟然也夫且脩身而身脩齊家而家齊治國而國治平天下而天下平矣如是則可謂之誠矣故弟之意若曰欲誠其身者先正其心此非弟之臆說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此其旨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則心正矣而後有立不惑知命之可言至於耳順從心而化矣惟至誠為能

化也此正誠之說也又曰志於道志道則心正矣而後有據德依仁游藝之可言據之依之而亦誠矣此又正誠之說也先師云無心外之學豈欲單提直指而廢學問之功也哉謂離心不可以言學耳而吾兄廼以求放心一語爲未足駁云孟子何以有七篇第則以孟子七篇皆是求放心注脚試舉一二章證之而其餘可例推矣孟子之一章言仁義也其二章言與民同樂也亦仁也求放心章曰仁人心義人路也求放心所以求仁也而義盡是矣故曰皆求放心之注脚也豈惟七篇自唐虞三代以來至於濂洛至於姚江山陰未有易

此者也學問之道無他孟子豈欺我哉自大學之教行而學者皆舍坐下工夫爭言格致其卑者流為訓詁支離之習高者竄於佛老虛無之學道術分崩聖教衰息五百餘年於此矣而通時達務之士則又羣相驚懼危恐畜縮而莫敢出一言此弟之所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大學之崇尚空覺畔經誣聖固不待言即朱子亦以為無他左驗則大學之為聖經絕無證據可知嗟乎學至于孔孟可以已矣書至於論孟可謂有證矣而猶以為未足而無端舉二千餘年絕無證據之大學而强以為聖經而尊之論孟之上則喜新立異之

譏在程朱固無以自解於昔日矣夫以程朱之賢即不表章
大學而循循焉惟孔孟之從必可以守先待後爲一代之大
儒無疑也而惜乎其多此也此吾所以爲天下萬世惜而轉
爲程朱痛者也今即使大學無甚訛謬而削歸戴記猶是以
大學爲大學焉耳存疑焉耳未爲鑿空杜撰之智也而别其
譌謬之甚者而吾黨若聲駭其爲喜新爲立異則非弟之所
聞也弟大學辨亦自病其煩碎惟欲反覆言之以明大學之
必非聖經故至此耳大學首篇二百餘言豈無一言之合往
訓者而弟必字字而較之不幾於吹索乎語曰惡樹者及其

枝此則弟之蔽也若其大旨則爲畔聖無疑弟大學辨中所
亟爭者惟在先格致而歸重知止後正心而先格致則馳外
而荒歸重知止則誕而墮於禪故辨之最詳欲兄熟思而更
教之故敢復布大意餘未暇悉論恐涉譊爭故也惟於尊教
兩節註數字見意并以呈上他日同嗣教封還之爲弟顧諟
之明命幸勿罪其狂率也夫道者天下萬世之公非一人之
所得而私也弟敢自謂必無錯已乎而今者諸兄之所以教
弟者則未有以服其心故逡廵不敢奉命耳他日教之而當
又安敢不欲以拜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亦兢兢惟是之從

而已幸勿以其違拒前命也而並吝後教區區之心星天所

鑒飾非强辯明幽共諶弟之坦白同習知其無嫌無疑巷

心詳誨不勝禱切

張衍

與劉伯繩書

違晤以來再易寒燠懷想之私與時俱增伏審道體清安學識彌進跂足東望神與俱馳弟質性闇劣從先生之日淺學問之事無所聞知比來伏讀先生尊心之訓粗有警發先生每云無心外之性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而歸其功於慎獨可謂破末學之藩籬造義姚之堂奧矣而孤音寡和眾庥難醒原其始禍厥由大學自程朱揭出致知之義爲大學始事於是學者皆舍坐下工夫爭求了悟今日言格致明日言格致謂學必先知後行夫先知後行則必有知無行而究歸

於無知真可痛也陽明知行合一之説決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惜夫回護大學大學故其説終落落難合良是恨事弟則謂學先正脩而積久以至於誠至於誠則聖矣自未有誠先於正者若乃格致之功則自幼而壯而老靡時可間大概與中庸之慎獨相近所謂須臾勿離者也烏得云學之始事乎但言慎獨便可以該格致但言格致不可以該慎獨故不若專言慎獨之為無敝耳且大學之言格致惟欲知止而知止全是虛誕之見與聖學正相反虞廷開口説惟危二字便是千聖覿符惟危故微惟危故精惟危故一惟危故中此惟

危二字直爲堯兢舜業寫照先生云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卓哉師言後儒看壞人心錯解危字遂與聖學去而萬里舜之大孝他無可擬惟有夔慄精神千載如睹使舜當日先格得一大孝道理則此道理既盡之後舜固已無不孝矣而父母已有不是處矣斯不孝莫大乎是矣惟舜之初心不知有所謂孝而但知已之不孝到底只是自訟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而已如是方謂之大孝即明物察倫亦是孟子追頌聖德如此在舜當日何嘗以爲明察耶緣其不自明之心故不得不謂之明緣其不自察之心故不得不謂之察也顏子獨書

學舜尊在此何以知之以喟然之嘆知之道體本無窮盡本
無方所故須臾不能忘戒懼故謂之好學顏氏子直接惟危
之傳矣由大學格致之教則是有窮盡方所矣聖人之道焉
可誣也故子嘗曰堯舜其猶病諸曰有顏回者好學皆一再
咏嘆於此可識聖人意指所在由此言之曾子之惟唯固未
若顏子之喟也何得侈言貫通而使學者馳騖不返乎嗚呼
其不流為禪者幾希矣比年古學淩夸人心盡喪故是此世
所宜獨吾黨數子猶未隨時汩沒而優游歲月莫克自振要
與世俗亦大無異只是不能具舜顏之心輕于自恕遂流而

不返耳每與同輩論及茲事未嘗不撫膺搥胸而欲繼之以泣也勉強力行己百己千以光大先生尊心之訓非吾兄誰望乎臨書豈勝翹切

棲抄

與吳裒仲書

四月下旬獲拜兄北山之書許以月杪賜顧何竟杳然天則亦久絕跡東臯漱嶺眊眼欲穿暑氣大盛不審道體清適何似尊堂夫人起居康吉否聞二孫已歸漱城不勝欣慰強健不失學否氣質馴謹足紹前徽否幸一一示之北山之築已竣耶知經營勞乏馳念無已弟母子兄弟皆粗遣惟學問之事種種疑結不能去懷長夏無事又構得性辯數篇其狂癖復不減大學辨然不敢不一正之吾兄曉乎孔孟之道將以公之天下萬世決非一人之所得私況如弟之愚陋曾何足

窺孔孟之萬一而比年以來哓哓好辨幾有同于輿氏之不得已者亦足悲矣夫以下愚而議上喆其自取危困又何可勝道者哉不審吾兄於鋒刃之中獨能憐其無知藥其狂病否乎蓋人心之靈鈍各有分量不可揜也惟賴仁人者剖豁變化之耳如弟前致先令兄書誤用不勝喪句及壽詩之妄誕俱蒙敎示輒不勝慚伏內訟無已弟亦有心肾者何至久愎戾不循道理乎夫尋常小筆札尚多迷謬況弟辨大學諸書動踰萬言其間倍謬無理處宜不勝指弟自請敎以求再易寒暑矣猶未可以正敎之耶抑弟求敎之心之尚未誠耶

天下事有甚關切于己而實可已者有若絶無關于己而實不可已者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覆嗚呼此何所廹之而然哉士既有志聖賢之學而眂斯道之是非明晦漠然若無預我事於安身全名之計則得矣雖然未可謂有惻隱羞惡是非之心者也拙辨初出時惟秦沈朗思兄一書畧有批駁弟以其未極明快書求再駁自是之後遂斷來章諸同人中亦各視此事如入國之禁入門之諱噤不敢一齒及惟令夏拜考兄一書云仲木已死吾同學數人獨朗思年老少弟已踰艾某與伯繩並四十外人留此一大疑案不及今剖決

何以示後弟深感其言隨去一書請敎而考兄㑹書謂向所以不駮一字者以弟前徃數書皆有挾賢挾長之心故擯絶不告弟捧讀至此撫膺傷悼悲不自持生齒逾邁不能有所成立爲鄉俗疑詬固亦已矣獨此悃悃之愚至不能見諒于同學尚可以爲人乎夫道之所共固無分于長幼賢不肖也如其言是雖幼不肖不能不伸于長賢其言非是雖長且賢不能不絀于幼不肖惟理之歸而已矣如弟與裒仲亦忝有倍長之年然獨不能不心折于裒仲之賢者本心之明固不容以自昧也況弟與考兄之年不甚相懸而考兄之賢又遠

過于弟無一可挾昭然甚明惟以聖學真偽關係至大故每諄諄向我同志痛切極言之夫大道所關雖君臣父子師弟之閒尚不容茍阿況朋友乎若必以恭順暗默無一異同之言而後謂之不挾則又非弟之愚所深望于吾考兄者不審衷仲能為弟一明此意于考兄否也程朱王陸皆卓然為兩代大儒至其言學皆不能無偏學者正可劑其同異以求大中則並是聖門之顏閔矣夫言語文學皆優登大聖之堂況如四子之德行卓卓者而重隔別之若中國之與夸狄不亦重可悲嘆矣哉程朱何嘗不教人存心王陸何嘗不教人窮

理從所言之異耳有聖人者出必能一之而考兄至以象山陽明之說其流毒比之洪水猛獸亦已過矣弟向未嘗讀象山陽明書是夏始從舍姪處借象山集從許欲介借陽明傳習録畧讀之亦確然仁人君子之用心至其言詞痛切處雖弟之頑頓亦時為之隕涕嗚呼誰無人心者而重擯絕之使若不得與於儒者之數乎何其忍也然弟於陽明子惟知行合一之說深信不疑至其深信古本及說盡心章等處私心亦深有未安於程朱惟表章大學為聖經竊以為不然而其他言學切實處亦多有先得我心者古之君子皆以不同為

同而令之君子必欲以同爲不同惑亦甚矣夫水火異用也
而爲旣濟況同誦聖人之言同行聖人之行者乎嗚呼今之
君子何設心之隘也即弟謂諸儒之學未免襍禪者非全謂
其非禪學也如地師之定向有七分子午兼三分癸丁或三
分壬丙者雖其或兼三分癸丁三分壬丙而確然爲子午向
不可誣也雖其確然爲子午向而其實兼三分癸丁三分壬
丙亦不可誣也令諸儒皆確然聖學而其議論之夾襍不能
無近於禪者亦不可誣也雖諸儒之夾襍不害其爲確然
聖學而後賢罔識或反遺其確然聖學之實功而深奉其夾

禨禪學之虛論則人心之蔽塞聖路之榛蕪將何由而通闢哉此性解禪障諸篇所由必不得已而復作也故并三分癸丁三分壬丙而去之則十分子午矣并此夾禨而去之則全乎大中至正之聖學矣此弟拳拳之心所必欲以忠於諸子者而或者不察反以為好勝以為立異者又必有之嗚呼衆實有口衣不能不聽之矣弟不取大學致知之說者非眞謂知可不致也書曰知之非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大豈眞謂知之無益而欲學者盡廢格致之功乎哉益所重又有在焉故也故眞志學者必能窮理而但言窮理者未必能眞

志學此聖學與曲學豪釐千里處故不敢不亟辨耳且弟之

辨大學夫何莫非讀書窮理之事乎其曰格致功夫徹始徹終必不可以格致為學之始事者亦理也曰心為一身之主心正則格致皆正心偏則格致皆偏必不可先格致于正心者亦理也曰正心是先端趨向而誠是到頭學問必不可先誠于正者夫理也曰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參註子毋意中孟子皆言誠身不言誠意凡言獨者皆兼動靜言參註朱子以動靜分戒懼慎獨大非是正脩齊治平皆是誠心身家國天下皆有獨必不可專言誠于意必不可專言慎獨於誠意者夫理也曰學無止知夫無止者夫

理也曰下學上達何分小大者哉理也曰大學之教近禪惟禪門單言覺謂一覺已無餘事惟大學單言知謂一知已無餘事詳觀文義情旨立見者亦理也弟惟以程朱子讀書窮理之有未至故誤以大學為聖經而弟今日以大學辨求正諸兄者正讀書窮理之事也考兄必欲置大學於無言而又深責弟以讀書窮理之學此何異反鑑而索照乎喪亂以來同人蹤跡倉皇失據離多會少固夫其空扁舟偶訪寒温之外數言申別而已理何由洽若謄書遠訊動涉浮詞又再三之瀆君子不告意者斯道將終不明於天下已耶抑仁者之

用心有逈出尋常萬萬者終進而惠教之吾道幸甚習心習見是處錮人驗之日用眞可悲涕而言學之家縈絆彌深自非明達加以克己之功者鮮或能充知我良仲必有超然元覽者故復不辭覼縷鶻俟明教

乾初先生别集

海寧陳確著

大學辨三

與張考夫書

初涼想道體漸勝久約祝吳兩兄造候竟不果私心悵然入夏兄既遭猶子之喪弟亦有殤孫之痛兼之衰病日廹人生至此未免傷懷吾兄道力堅定想不同此結滯也閑美葬地定於管山去家亦不過五里期在今冬十一月内此兄所亟欲知欲附以聞弟之粗戾惜於前訓至於大學經傳尤久而

愈疑每欲著之於篇以一正有道聿自去秋藏之中心寒暑
載徂久未敢舉筆日夕危懼不能即安以為言之則獲戾前
賢不言則久誣聖學於頃六月之三日竟屬之藁首呈仲木
仲木非之繼示龍山諸子諸子憂之或病其固或懼其愆未
有許之者也若是乎諸子皆知尊信前喆而弟獨相詆誹何
諸子之敦誠篤厚而不肖弟之儇薄佻浮抑至此乎兄視此
兩者疇是疇非何去何從下愚之人皆能辨此而弟獨貿貿
然寧為彼而不為此雖奉有竟須削稿之命私心尚未釋然
則弟之愚悖固有什百千萬于恆情者非吾兄之淵心洞識

明章指示何以開其重發納之朗照也學問之事誠非眇識所窺然嘗妄測前脩求其指要竊謂如孔之時習曾之日省雖微有深淺疏密之未同要並是不放心之學故孟子直以一語斷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唐虞至戰國二千餘年聖人相傳心法一語道破學者用功斷不外此由斯而進之雖精一執中之學何以加於是乎故不放心則自能格致誠正自能脩齊治平放心則所謂格致非格致所謂誠正非誠正所謂脩齊治平非脩齊治平矣程子論格致提一敬字可謂補天手山陰先生大云舍卻慎獨更無格致

可言與程子之說可謂後先一揆然是程子劉子之言非大學之教也雖誠意傳大言慎獨𨚫是未嘗慎獨獨者對衆之稱非離衆之稱試思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何處無獨何時非慎獨故凡云誠者皆兼内外言凡云慎獨者皆兼動靜言而大學專言之意不特不知誠且不知慎獨矣是交誠意之後而猶紛然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不正者存所爲慎獨之功竟安在乎如是言學正如窐兒識字止認定一處指問他處便不能復舉彼但識處未識字故也大學之言慎獨何以異于是大學前篇語語說夢其尤虛誕近禪者在知止二字

其全神所注亦只在此二字所謂格物致知者大惟欲致其知止之知而已從此下手那得不禪弟大學辨頗悉之今不復具也朱子又以易庸孟之言知者俱在行前為證竊恐未然朱子解盡心章以盡心由於知性故詹以物格即是知性知致即是盡心為說以弟觀之則未有不盡心而能知性者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却不肯擴充故不充則惟乍見時有此惻隱之心而止見吾仁之一充之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而有以見吾仁之全體矣故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是則仁

義禮智之性皆非盡心不能知又何疑乎告子惟不求之心故外仁義故不解性善之說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語極明順此最是孟子喫緊示人處謂學者不知性天惟當反求諸心即山陰先生無心外之性之旨也意正與求放心節同下二節即申上節意非有兩層存養不貳即是盡心之功事天立命即是知性知天之效總反覆言之以見所謂天命性皆不越吾身吾心之外學者毋徒馳騖于荒忽不可知之域以自誤誤人耳而又何嘗有知行先後之分也雖中庸之言明誠擇執大易之言學問寬仁亦爲

有先後階之可分乎中庸固言誠則明明則誠是知不明不可以為誠而不誠夫不可以為明故言誠而明在其中言明而誠在其中其言擇執夫猶是也學問思辨皆是行時功夫如學事父則無所不用其孝學事君則無所不用其忠然不敢謂忠孝之已至也故又須審問愼思明辨以求其至當者而篤行之要之篤行之後又何可一日而廢學問思辨之功也哉故知行二字如圍棋家轆轤趿至局終方了安分前後故說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拘文牽義必墮支離之習知學問思辨之解則大易之學聚問辨

亦可以通之矣由是言之大學之知先後正是不知先後聖學之不明必由於此此不敢不辨也此學者萬世之計故不覺其憂之深而言之長如此皆出惓惓請教之誠非敢騁詞而鼓說也仁兄尚勉思所以教之得一言剖析使蒙心豁然則死且瞑目矣即不惜千言萬言反覆辨難使狂瞽之夫無復縣悶處則愚心益快矣何者一旦釋杞人之憂而登之樂國也不然則弟之狂呼終無已時有愁嘆以俟之沒世已矣臨書不勝馳切

確拜

答張考夫書

仁兄來歲已諾袁仲之約喜慰之極仲木雖漸有起色然足未能履口未能語悪得遂云無恙乎念此何時已已弟須夫臥病四十餘日前後絕粒共二十日今雖强起尚爾委頓皆是妄投藥餌不節食飲所致遺體行殆往恨何追弟病中夫深以大學辨為恨恐一旦朝露此議遂泯將遺千秋無窮之恨而吾兄又復遠訊及此慙愧何如弟之辨大學望而知為狂悖此無異桀犬吠堯百口奚解是以雖辱愛如吾兄猶未見察況他人乎長歎而已弟思大學本無可辨以迹而言則

顯然非聖經不必辨也以理而言則純乎背聖經决不待辨
也而人心易惑習解相禁孔曾五百餘年之沈冤未伸後學
千萬世之道術誰正則又有不敢不辨不忍不辨者何爲迹
謂作大學者初未嘗假託孔曾一字如篇中兩引夫子之言
一引曾子之言則外此皆非孔曾之言可知又自春秋歷漢
唐千有餘年眞儒輩出絕未有一人以大學爲孔曾之書者
此迹之顯然者一也何爲理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
昔聖人皆重言行而輕言知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曰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之不足恃亦已明矣惟

佛氏單言覺謂一覺已無餘事惟大學單言知謂一知已無餘事詳觀文義豈不其然首節雖不言知而開口言明明已是重知張本次節緊接知止二字謂一知止而定靜安慮得無不能矣非重知乎三節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非重知乎四節五節反覆言格致之當先謂一格致而誠正脩齊治平已環至而立效矣非重知乎重知則輕行雖欲不禪不可得矣以此知上文言新民言齊治平並是奪詞正如佛氏之稱無量功德務神其說以蠱愚俗者非實語也烏有一格致而遂馴至治平者乎學者從而信之大愚甚矣蓋大學只是重

知若曰一格致而學已無餘事矣此大學之本旨也程朱闢禪而表章大學是驅天下後世而之於禪也不大惑歟且弟亦非惡言格致也惡夫以格致為大學之始事也謂格致自與學相終始學無窮則格致亦無窮而奈何截為學之始事截為學之始事則知行分知行分則必有知無行而究歸於無知此今日學者之流弊已可見矣此昔陽明先生之所大恐也蓋大學之意只重知止截言格致亦是為知止結案物格而知致則知止矣知止乃全乎禪學即釋氏所謂大徹大悟境界聖學絕無此也蓋語其易則今日即可知可行語其

難則聖人有未知未行故曰堯舜猶病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皆是真實語而大學肆然曰知止則定靜安慮得無不能而明親止善之功於是焉畢矣誰欺乎又不當先誠于正謂誠是諸極地位而正脩是進德工夫相去遠甚周子大曰大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矣蓋正脩之盡處是誠正心如孔子言志學志道志仁之類那得更在誠後益大學之誤全在以意言誠誠止在意即是不誠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故中庸曰誠身孟子曰反身而誠蓋脩齊治平皆是誠非徒意之而已也此大學之誤也宋儒之言誠本此此末學之大敝也尢

不當後正心於格致心爲一身之主雖格物致知皆以心格之以心致之心正則格致皆正心偏則格致皆偏葢心職思慮而兼掌聰明之官一不正則反爲耳目所役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據正心傳大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䂓能致知格物云乎哉此矛盾之說也故學誠不可以不格致矣然而事物之紛然襍然其不齊也義理之精微淵乎其深至也非吾心之神明其孰從而正之故繩誠設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吾心者亦事物之權衡義理之繩準也夫不知格致由吾心而正而反

云吾心由格致而正是無異稱五臣之功而紬舜禹者也亦
甚誣矣故眞能正心以脩身而格致在其中矣不言格致可
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我未見力不足者子豈不知格致之難而易言若此哉謂人
特患不立志耳不用力耳能立志能用力而眞知出矣我未
見力不足力字兼知行言謂勇力識力也若曰患不用力豈
患不能知與不能行哉此聖人之敎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
無能焉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
有得義未徙不善未改則憂之默識學誨事公卿父兄則一

再曰我何有凡言行則退然不敢當若此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凡言知則畧無孫詞又如此此知行之難易旣可覩矣而大學之所重在彼此理之純倍聖經者二也雖然茍迹非而理是雖弟亦是之矣今弟之所爭者理也非迹也而迹理雙違則誕罔彌著何斯人之易惑而難曉至于此乎嗟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吾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斯言也夫道若大路本無他謬巧眞是農工商賈皆可涉足必讀書窮理而後能與於道是絕天下不讀書者以爲善之路也豈通理哉故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曾子孟子而皆非知道也者則可使曾子孟子而皆知道也者烏得盡以其言爲河漢乎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後自臻之妙境正如山窮水盡忽見奇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匪淺學所能力索也今之學者考其行則鮮孝弟忠信之實聽其言則多義理精微之旨此宋以來學者通弊此弟所日夜撫心椎胷而深欲與同志一洗斯惑也陽明子言知行合一知行無先後知行並進眞是宋儒頂門針子而吾兄云如眼前一步必先見得然後行得此謂知先於行可爲切喻然夫

是行得到此故又見此一步耳兒能見屋內步更能見屋外步乎能見山後步更能見山前步乎欲見屋外步則必須行出屋外始能見屋外步欲見山前步則更須行過山前始能見山前步所謂行到然後知到者正以此也大學明言先後而陽明子謂知行無先後說何由合其曰致良知亦強爲致知解嘲耳而終非大學之旨陽明子夫欲曲護大學其如大學之終不可理解何先生始則欲從古本繼又欲從石經非眞以古本石經之爲至也直是求其說而不得又轉而之他夫禮失求野无可奈何之意耳來書云有本有源爲學者所

祖述以弟觀之何異說夢直是無本無源以開五百年來學者紛紜爭辨之端而已矣夫不宗論孟而宗學庸直以大學為四書之首眞是喜新立異此程朱學問大謬誤處而諸君子乃以弟為喜新立異此弟所至死而不服者也弟於程朱之學未能及其萬一至於表章大學則又不敢不以死爭之益從來賢聖不能無過如日月之有薄蝕何損於明而後儒必欲曲為之護眞是程朱之罪人耳要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弟雖縱論及此還望吾兄明歲至山中面相質問非筆札所能悉也恃相知之深又不覺覼縷此紙顧虛中體認萬勿

牵缠習見如俗儒之竟死先儒言下者吾道幸甚

捷抄人

又答張考夫書

弄璋之信至山中山中中人皆狂喜弟之辱愛者可知矣不審邇日道體清勝何如新兒神氣強旺何如乳飲贍足否小兒初生乳極須節寧饑毋飽寧薄毋厚寧多啼哭毋常抱持此是保嬰要訣知兄所素審恐晚年得子不無姑息敢再致丁寧耳鳳師學問甚進頗有善可述劬臣大肯讀書頃從諸少年舉一社其諸父爲言大止不赴皆是好消息惟鳳師近殤一長子已將上學極可痛汝典新有喪偶之慼俱是恨事兄知之否憶拜季春戊辰日書內及弟大學辨云仲木已矣道

義知交落落數人惟甸華差少弟與伯繩與兄俱各踰五踰四歲月不待人此一大疑案急須究竟之也弟捧讀至此感極涕零故敢亟馳數行請教而來書乃云弟前往數書皆有挾賢挾長之心故從未條答一字嗟乎弟雖不肖竊奉教於君子矣何遽狂悖至此而重為同門之賢者所擯絕乎夫至理所昭初無賢不肖長幼之分言當於理雖幼不肖不能不伸於長賢不當於理雖長且賢不能不絀於幼不肖不幸犬馬齒實偷長數歲至論賢則不及我考夫遠甚惡能有挾即如弟與裒仲忝有倍長之年然嘗不能不心折于裒仲之學

本心之明豈容自昧耶比雖詩文之誤亦兩被指詰不勝慚
伏於衷仲猶爾而況兄乎然弟大不敢不深自反必弟生平
一種驕矜之氣由中達外弟不自知而兄已灼知之故肯直
言及此敢不細自搜剔力懲痛改期終不負明教乎至大學
辨實出萬不得已前數書略見苦心非所謂挾也而兄竟然
之聽日甚一日殊失所望蓋以弟大學辨爲愚昧無知則可
謂當置之不足議論之列則不可今有一人忽無故狂呼叫
號而不知止行路見之皆咲其癡掉頭竟去而其父兄親戚
則既閔其癡又必深求所以狂呼叫號之故冤則解之病則

為之捄方合藥以療治之必使之平復而後已今吾兄之藐藐意者同路人之掉首而若未始忝一日之愛者乎弟之不足教固亦已矣至又罪及陸王之學比之洪水猛獸此何語也且弟之辨大學於陸王何與而上累之耶陸王亦嘗言格致矣雖所言與程朱不同其深信大學則一也程朱之說非則陸王亦非矣弟說絕不本陸王而吾兄深罪之豈非所謂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乎何其聽之不審而刑之太濫也王門言學誠不為無罪龍谿以下諸子轉說轉幻流而為禪者有之要豈可以追戮陽明哉古之聖賢亦各有幸有不幸雖以

孔子之聖七十二子之賢然當是時顏子蚤歿曾子年最少質最魯孔子之道夫豈乎若一髮之引千鈞向無曾子則如子夏子張輩各竊其說之近似者轉相授受數傳之後不復知孔子之道為何物矣況陽明子乎堯舜之後皆不肖而禹子獨賢禹不以是加聖于堯舜堯舜之道終必為萬世宗師蘇噲子之之假竊果足以累堯舜哉程朱陸王雖其言學不無少異而要其所為同者自在世儒于程朱陸王之學曾未睹其萬一而紛紛然各以其私意輕相詆誹於程朱陸王奚損乎多見其不知量耳若其辨學之言是非曲直大昭然可

見象山闢無極一書辭雖少戇而理較直朱王格致之說大抵皆爲大學所困而知行合一之言則固百世不易也議者謂晦菴一於道問學而疑其支離象山一於尊德性而疑其空寂皆失其實者晦菴未嘗不尊德性象山未嘗不道問學但在象山則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意在晦菴則有道問學而尊德性之意此大二賢之本末也當時二子雖所見不同而立身行己並卓然無愧所謂不同而同也而傳之後學則大有毫釐千里之繆故當時皆斷斷持之耳豈可獨罪象山哉孔子本言性相近孟子偏言性善中庸已分知行陽明子

偏欲合知行大學明言先後陽明子偏言知行無先后此豈徒駕為新論以高出前人哉皆不得已也孟子道性善為自暴自棄一輩而發陽明子合知行為知而不行者一輩而發言雖有為而發然各有所本故必可傳也易言窮理盡性可見未窮之理不可以為理未盡之性不可以為性中庸言至誠能盡性可見誠有未至即性有未盡以未盡之性為性是自誣也故性善之言千古不易也不知必不可為行而不行必不可為知知行何能分得然中庸先自下一註脚矣曰誠則明明則誠是無先後之證也道之不明節言不行由不明

不明由不行是知行合一之證也故合知行之言夫千古不易也故弟嘗謂陽明子之合知行決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但以之言學則可以之說大學則斷斷不可此亦陽明之一蔽也弟非肎冢山陽明者因兄試訾二子之學故略疏其大端如此若銖稱而寸較之則象山陽明之言夫時有偏此或其傳習之訛然弟夫不能盡爲之諱也至於格物擇善之功宋明以來儒者空無過陸王但其所謂擇不同俗學之瑣屑耳而兄若以謂二子少之何耶令儒者之所爲講明之學決非窮理擇善之功可知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最見道

之言益必知行俱到而後可謂之窮理耳弟嘗竊語同學學固不可不講然毋徒以口講而以心講亦毋徒以心講而以身講乃得也孔門之言仁者如端木司馬樊遲之徒並孜孜請教至於樊遲之問尢一而再再而三講之不可謂不熟矣然眞能請事者自顏子仲弓而外無聞焉向使以樊遲之能熟講而責顏子仲弓以不能熟講而輕于從事則大可笑矣今以下學而議象山陽明之疎於窮理擇善者何以異此若學者自以為是而不復遜志於格物擇善之功此正自絕於象山陽明者而豈象山陽明之學哉弟性絕懶惰于前訓無

論諸子即古昔先聖賢之言曾未通其一二但依理剖别夫不能無所援引而兄謂無徒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語至深切第假六籍文奸言者信有罪矣若士生數千百年之後學絕道喪是非無所衷欲妄有所辨正將非聖賢之言之信而誰信乎今引聖賢之言以折後儒則反曰不可勦後儒之說以誣往聖則反曰可歟又曰責己者當知天下無皆非之理古人誠有是言然是子厚省躬恕物之旨故下文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即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愛人不親章及存心章意如是則豈徒無皆非之理雖曰己無一

是人無一非可也此大舜之所以可傳而可法者也而豈所論於持正守道之士乎若夫聖賢之清亂習見之乖訛則弟決欲冒萬死為孔曾一雪之雖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千秋萬世共非之亦不顧也孟津之役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孤竹二子獨排衆而力爭之武周雖聖弔伐雖仁天下後世不敢以二子之言為非今大學之為聖經已成極重不反之勢弟之孤危正同二子然是非之公終難埋没衆人之諾諾果理之必不可奪者哉習見習聞久司學者之命良知之性全被湮没尚何理之窮而善之擇耶

此不可不深思而亟省者也辨大學正是窮理舍此更言窮理豈非反鑑索照者乎去秋辱書念及小兒學問教以多讀程朱書深感厚意未復深悔少年工夫而若私幸今日趨向之正得附朝聞夕死之義語殊未安謂兄踐履敦篤自然合道無愧朝聞夕死之義則可謂以多讀程朱書爲聞道則不可自有宋中葉以來程朱之書已家絃戸誦豈皆聞道者耶無論程朱之書雖孔子時雨之化一貫之旨曾子子貢皆與聞之子貢可謂聞道者耶方夫子呼參之時門人皆在不惟共聞一貫之言曾子又告以所以一貫之理門人豈皆聞道

者耶豈惟一貫是道凡夫子之言無之而非道也七十子之賢既皆親炙夫子之盛德又習聞其教宜皆可謂之聞道矣然自顏曾而外指未可多屈也而況拾程朱之牙後者乎蓋所謂聞道者心知力行於道無間之稱而非徒知解及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之食之而猶不知況不飲不食而能知其味乎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共行共習而猶不著察況不行不習而能著且察乎伊川嘗云他人吃飯從脊梁過獨顧兄弟吃飯從喉裏過語大有病然當是時程子陶淑多賢可為極盛況前輩則有茂叔同志則有張邵又有

司馬范富韓呂諸大君子之為扶翼倡道其間而尚云爾況在今日談何容易况無遽易朝聞夕死之言也小兒頑惰無成不足仰副知己之望至其所讀書則自幼習四書五經註不能舍程朱而他往要只是讀死書耳若言所學則無論孔孟雖於程朱陸王大茫乎未睹其涯岸而家庭言志則又孟子所云姑舍是乃所願則學孔子耳雖不能至私心向往之實不違有所愛憎去取於程朱陸王之書也凡兄言事皆不直捷如兄之愛弟真愛弟發於至誠悌知之夫心感之然既知弟大學辨之非則必有所以非之者空明明白白條析至

道鮮其狂惑乃可也而往往含糊繳繞旁見側出如託諱避兄之類不一而足弟竊以吾兄之言不直而意欲傷於薄也若弟於同學則必就事論理絕不敢旁溢一字如弟爲泉仲作困勉齋記夫及知行合一之說矣不過就困勉言困勉耳兄則大發其感憤怨詈之言有借題罵人之意兄之爲此等言益已多矣兄試自一一憶之此弟之所謂不直而傷于薄者也學者可以理奪而不可以曲說回夫已明矣紆迴汎濫之言何濟于本論而何救于不肖弟哉每恨未睦當日辨學不免有溢詞又往往寫諸他書竊以傷懟失厚非朋友之道

顧兄毋復蹈之也龍山諸子皆以張先生意不可復回于屢瀆無益焉盍姑已之弟始惑其說既而思之曰不可吾同門數人在淛西者開美仲木皆已死獨我與考夫訇華在耳三人之心尚不能相通況其他耶所懼于數疏者猶謂非深相知者而言若真相知雖一日十往復何害于同左手有毒右手割之爲割者不怨夫不德焉一體故也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以待世俗或可而忍以待吾良友哉若必以恭順喑默無一異同之言而後謂之不挾賢長則又非區區之愚所深望於吾考夫者凡有所見幸各無隱諱悉意賜教以弟久要之

義至懇至禱

[illegible]

又答張考夫書

弟別後即患風氣殊不堪坐臥皆苦無論行立踰月而後復是以不克踐廿三之約至今抱歉衰病相尋日新月異此自然之候曷足恠乎吾兄道養甚腴清朗之氣十倍於弟及時進學何快如之晤言累日深愧鈍拙未能效一得於仁兄大未能虛受仁兄與季心兄之教惶懼而已自奉手牘歸每晨起櫛沐閑暇無事之時澄心定氣反覆莊誦以深惟所以啓迪下愚之意時或隕涕不能已已吾兄愛弟之誠明于皎日殷殷然如慈母之告嬰兒嚴師之訓童穉鞭其傲辟開其迷

繆惟恐其流於異學陷於非人此意至深且篤也吾鄙之愛弟寧復有過于仁兄者哉易曰中孚豚魚吉言至誠之未有不動也弟雖不肖猶戴髮含齒醜焉列於人數而反豚魚之不若乎有不知感知痛者眞非夫矣然弟之愛兄夫猶兄之愛弟同門一體歃稍畱形骸爾我於心理有未安誼難終默故復疏論于左右惟仁慈者察來教有不可則止以全交之語非吾輩之所宜云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葢汎論友道宜然大謂平常交友不能受盡言者而云耳尋常交友一時有小過失失止在一人之身朋友之義固

當盡規夫不空煩數故云爾也若過非止一人之身如求之聚斂獲罪斯民則告以鳴鼓而攻豈得復引不可則止之義乎哉況道義深交尤不空以尋常交相與例者乎今弟之所辨者學也所爭者是非眞僞也此千秋之事而非弟與兄兩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公言之而已矣言之而得非止一人之得一時之得也言之而失夫非止一人之失一時之失也非一人之失一時之失雖鳴鼓可也非一人之得一時之得也雖颺拜可也其事理之易明者雖片言相析可也其理之未易明者雖數十往復夫無不可也怙惡不悛長傲飾

非者固下愚不肖之流引嫌避疑畏禍懼謗者夫非賢士君子之行辨之勿明勿措正弟與兄今日之事兄之不罪狂言亦猶弟之勤求良誨也弟復何所顧慮而不一自盡於吾兄哉弟謂大學言知不言行與聖學絶相悖者蓋就大學首章之旨而云兄曰自誠意而往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此正爲大學所欺而不自知也語云癡人前不可說夢大學俱是說夢而兄信之習心之難悟如此不大痛哉定靜安慮得者知止之效也誠正脩齊治平者格致之效也大學只說效驗並不說工夫弟是以惡其虛誕耳即

首節明親止善皆效驗也循覽書義旨趣了然曾見之明達
而尚未察耶據大學之意只重知止知止之功只在格物安
得而不入禪悟乎按物格一節文義並格致亦是效驗非功
夫而所謂格致之功尚須禪和子數百輩老坐蒲團始參究
得出來也雖參究得出終為不了公案自程朱至今日五百
有餘年矣曾有定論否乎朱子曰窮致事物之理陽明子曰
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劉先生曰格知誠意之為本諸子之說
益復紛紜據三說則蕺山陽明之言巻有著實然兩先生之
言於學者實下手工夫則得矣於大學之說終落落難合不

若元晦之說雖蕩而無歸却與大學脗合故行久而益信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夫不反諸其心而惟事物之求此義外之說也陽明子辨之審矣若亦不能不反諸其心則弟向所云心正則格致皆正心偏則格致皆偏必不可先格致於正心者疑亦非甚謬之說也其諸說外種種並詳大學辨此不復瀆嘵乎君子之道焉可重誣固不容自小大胡容自大惟其當而已苟當於理雖小大也其未當雖大小也下學而上達亦何小大之可言乎故曰上達工夫只在下學而兄之言曰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而可以為人者

則未有外八條目而可以為學者則欲脩一言空子路之見少矣學不務實而惟悅於名目之夸大此亦表章大學以來學者之深病也兄何久未之察耶兄曰今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定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諸天下而物物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中間語意未免支離姑不暇深論即果如此雖弟亦必謂之聖人之徒矣非不忻然願之然是吾兄之設詞耳非實事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

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夫
非每況愈下也夫非卑之無甚高論也蓋欲循其實不苟循
其名則謂以有恆為學本此即曾子氏所傳忠恕之實學也
而異今大為不然以孔子道化之隆及門之盛且大學既為
夫子所定則八條之說必曰與門弟子耳提而面命之較程
朱所言定十分親切當時成就必有如吾兄所云云者顏冉
雖死其餘弟子且不足論至如曾子則向所謂親得大學之
傳者可謂非其人乎而子乃以既見為不得見何其菲薄一
時之甚也嗟乎學固不可以恢而大之也夫明矣故曰無而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此正今日格致之學謂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一齊俱到者之誕說也而又誰欺乎尊意諄諄以弟之妄言累歸獄於王氏益為寃枉來教云弟于王氏之書誦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為是前無往聖後無來哲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現者嗟乎弟於王氏之學正愧誦之未熟信之未深耳果誦之熟而信之深則必不敢自以為是果自以為是則正其未得王氏之豪末者陽明豈教人自是者耶弟于象山之說未許者十之三四於陽明之說未許者十之一二正不

敢效時賢之各護門户是則全掩其非者所深信不疑者惟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耳而兄之言曰言知先行後可也言知行並進可也不當倡知行合一之說夫既曰知行並進則必不可曰知先行後矣此矛盾之說也今陽明之言具在雖聖人復起能易之乎學者自錮於私意不復體察耳尊教謂弟於雄閩諸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為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志而奉之以為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弟亦曰兄於王氏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為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

嘗遜心抑志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宗程朱者以此議王氏之學宗王氏者亦以此議程朱之學豈復有定論乎善乎象山之答梅菴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終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斯言當矣弟讀言學書而隨之以派者惟於陽明爲然是豈徒浮辭之相取哉有由然也致良知之說至今日已不可方物絶非陽明本旨董蘿石曰所謂良知只是能知過所謂致良知只是能改過此陽明之旨也良知未可謂知必實

致其良知於行然後可謂之知此知行合一之說也故陽明之言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極真切語即伊川傷虎之說萬無可疑者而於伊川則信之於陽明則疑之好惡之能蔽人至於此乎良知猶言良心致良知猶言盡心而陽明子沾沾以致良知爲言者夫是牽於大學致知之說而爲之詞耳陽明子深痛世之人皆放失其良心故發此論以救之至仁之心也誠使斯人皆心良心之心言良心之言行良心之行天下豈復須沾沾耶雖唐虞至今存可也蓋存乎人者孰無仁義之心呼爾與之乞人不屑蹴爾與之行道之人勿受雖殺

人行刼之盜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則小人之良心也故雖極惡之小人其心未嘗不知善之當為與不善之不可為但雖心知之而不能力致之以必為善而必不為不善耳後世知行之學分其流必至於此此大可痛也陽明子不翅如痌瘝之在身不暇審擇其音大聲而疾呼令日說致良知明日說知行合一若不察其心而循其迹誠若有可罪者嗚呼是豈獨陽明子而已雖古聖人之所為而一以常理求之將不勝其罪舜禹之受禪湯武之興師伊周

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荀律以世儒之繩墨其何辭以免況陽明子乎孔孟以後學者無眞是非大抵皆子莫執中之學執中以議不中而不知己之所謂中者非眞中也庸庸之論以家山陽明之過於痛切遂詆其爲猖狂恣肆爲怒呼叫號無儒者和平氣象是何異斑衣舞笑者之議疏哀哭泣乎不情甚矣一天下也在唐虞則揖遜在殷周則征誅必欲行堯舜之揖讓於桀紂之時則斯民無噍類矣一彎弓而射也於越人則談笑於其兄則涕泣若復效越人之談笑于其兄之前則至親等行路矣羲皇畫卦而中古之聖不能無憂患之

辭考之詩雅正始之音絕不復見於幽平之世故時易則言隨之異矣自在孟子已不免發揚蹈厲之意楊朱墨翟世所稱獨行之士至比之禽獸仲子之廉謂不蚓若至如告子許行白圭之徒並擅當時之譽有高世之行而孟子闢之皆不遺餘力何其無渾厚含容之意哉蓋有所不得已也況學絕道衰襲如象山陽明之日乎闇然媚世以爲和平非陽明之所不能所不爲也良知謂何耳陽明被謗門人問其故曰吾鄉來猶帶鄉愿意近見得良知親切始成一狂者嗚呼是未易一二爲俗儒道也獨其尊信古本大學則去程朱之改本

不能以寸弟是以謂五百年來學者大抵皆爲大學所困深可痛也弟辨大學既異程朱亦倍陸王兵而兄前後手書口口歸獄王氏冤痛何如吾兄又云信心之有弊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誠哉是言第規矩準繩故在也大匠用之而成拙匠用之而敗則非規矩繩墨之異而所以用規矩繩墨者之異也豈文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耶乃一道著心字便以西來直指之說誣之是使後之學者絕口不敢言學心也豈通理哉弟觀象山陽明集中亦並無直指心體之說若其近似者雖程朱書中亦有之豈獨陸王凡論人須使心服乃

不當附和雷同以相毀詆以西來罪陞王竟是莫須有之獄
豈止如教所云以嫌疑殺人而已哉即兄過督弟以挾長挾
賢敢不知罪然是孟子責滕更之言也孟子之道高於當世
滕更之愚不足有挾故孟子直以示不屑之教耳今不肖弟
之愚即過滕更而吾兄之賢或猶遜孟子乃遽以此申明不
答之意以滕更處弟而以孟子自居意者吾兄之挾又有在
賢長之上者乎雖然此弟之妄言也吾又烏知兄之學不已
進於孟子乎言當於情何施不可兄心上果自信得過即以
有挾責弟庸何傷伊尹之以先覺自任孟子之以師道自任

又孰得而議之顧勉旃毋自退悔斯道幸甚學何嘗廢準繩要以孔孟繩諸儒則曲直立見弟至愚陋無知然所言皆樸實有據非泛說者夫豈敢云獨得之見要只奉孔孟為規矩準繩而已故知陸王之得亦未始不知陸王之失知程朱之失亦未始不知程朱之得也而吾兄只以雒閩書為規矩準繩安得無全蔽乎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與吾兄之所為規矩似少異矣學不知道全憑古人成說以為論斷即先生之言稍異於諸儒者且不勝疑忌況弟之辨大學乎宜其果疏而莫之省也瀝血陳詞並前書及性解

禪障俱往非以求勝即來書所云苟合求勝小人之道兄所必無亦弟之所不敢出也鵠俟明教

附與陳乾初書　　張履祥考夫

接讀手教稔知閫門康福喜慰無任弟於孤危之日幸舉一子凡知交厚德莫不為喜鄉里親舊亦莫不然雖弟何敢不喜然憂懼方深耳先人之後惟兄子一人十九而殤弟二十至三十嘗生男子三人俱不長育今正如就顛之木方有萌蘖此可憂也愚兄弟幼失先人是以無所教訓冥行多過甚忝所生然先人舉愚兄弟未踰三十耳每見

世之遲暮得子者多至矣教以覆墜厥世貽笑於人弟年力如許豈有望乎此可懼也往時恆苦暑氣作病今年尤甚三伏以來書冊不能親酬應極厭倦一日之中臥多於坐自知根本之衰非特時令之感也近念仁兄疇昔兄弟之教將以涼秋稍葺故居率妻子仍返楊園但不能無費一番經營為力愈詘耳吳仲兄學問想其益進春仲寄來丙申筆記一帙讀之眞吾輩畏友也仲木家室遷入溆城不審安否二子讀書氣色如何百里之隔聲問斷絕仁兄知之必詳便間幸以示慰吾人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目前

同居

朋友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祗如朱子所
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
至於誠心獨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
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察
理在古人則篤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虛己以聽受然而氣
拘物蔽隨感而有於道茫乎未之有當也弟向讀龜山先
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
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
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

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爲之憬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風者非王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即所謂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者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弟一日之見與一人之私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聽疑其有是而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同志之友同志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即養生送死一論於世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益見於王氏之書讀

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
喆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見
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爭也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讀
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氣
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
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即如論孟等書
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況洛閩遺書
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埶重則此
益輕是以古之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以爲平直獨

於

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為信心之有敝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既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葢護其短在吾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大著性解禪障二篇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為禍烈矣仁兄於此眞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乎不惑矣但其障不一端未知所論何者竊恐障之一字已借禪家事障理障字面仁兄有意廓清即此亦宜去之否前書謂大學為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自篇首至末簡何

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論禪之言知說頻說漸總不致
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
自誠意而往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
事乎仁光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燋拯殺人兵弟始終
不為煩言以亂聽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為非孔曾
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為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
必不可益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為人者
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為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事
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

從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定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以附託乎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緼學者但彙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說而驗之身心以及天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為之解解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慎也誠使此言與身俱朽則

亦已矣使其身死而言傳窮鄉末學無知之子為其惑亂者有之何足當知言君子之鄙棄誅責哉吊嘗深疾夫近代之好為異論者如體(本)用(一)原也而倡為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說三教本三門也而倡為三教一門之說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後可也知行並進可也而倡為知行合一之說君子反經而已矣權亦只是經也而世之學者好為達權通變經不足守之說以是人心壞學術害橫流所極至於天地易位生民塗炭而未知其所止息有志斯道者不能惕厲脩省屹為百川之障而尚將馮臆奮筆推

波而助瀾何也仁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爭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换形以兄日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故雖有以辨言勸弟者亦有以不言責弟者而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倏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寖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堅夫朋友之論寖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異

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謬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志氏之說西來直指心體之說而陸氏符合之此說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弒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亦激於文弊之言浸淫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

是亦剖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使當時學者循循焉慎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橫議何至流毒若是之烈哉弟辱與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友如閑美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愜於意不敢尚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不盡縷縷冠注此丁酉劉也啟二年而衷仲去世彰初與

予不意今茲尚存衰病日深業不加益自顧惕然一息未已如何不念朝聞耶顏氏子録而藏之十有四歲出以示

予其鑑予所感而勉之矣雖恭且長
其亦知父之心乎庚戌冬日識

謹抄

答惲仲升書

七月中許大辛北訪之便弟附一書畧報三月十七日賜書之意而大辛中道遽返書猶靈巖想遂達記室耶弟之狂瞽獲戾前賢荷長兄賜教拳拳切切雖父兄之教子弟無過此者若猶强辨則自是也好勝也豈敢然哉既而思之弟自辨大學以來凡同人之惠教者靡不一一條答無所於隱而長兄之教弟然然未免異同又終違直道事人之旨故敢卒辨之惟仁慈財察大學之違訓經可言者不一而兄所引據以護大學者獨稱知及章及聖知終始為說則又不能無言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得非即知止之得乎夫子危言得而大學侈言得此其所以大悖也至仁守莊涖動禮與大學尤不可强合夫子反覆言知及之不足恃並仁守涖莊猶未足全恃而大學三四五節回環反覆只歸重一知與聖訓正相剌謬益大學言知不言行一語是定案誠正脩齊治平是推言格致之效非行也猶上定靜安慮得是知止之效並明新止善皆指成效言大學只言效驗不言工夫工夫惟在格致竟是蒲團上生活故曰禪也老莊已是禪宗況漢儒耶聖知始終始就樂之條理而言然條理

雖有始終只是一氣無間可截故借以形容大成之聖耳其實知即聖之知聖即知之聖那分得先後讀末節文益見矣曰先巧後力猶可言可曰先中後至耶如不可言先中而後至也則竝未可言先巧而後力也惟其巧力俱到中至同的故稱善射何得遂以聖知始終爲大學分諸乎惟孟子中庸明善誠身等語與大學格致誠正形似而實非也曰誠身便已合内外徹始終而爲言與大學之誠意迥别而明善即誠身中事正是陽明非知不可謂行非行不可謂知之旨而非有先後也弟年來箪札辨論雖多理只一貫大學辨非則性

解氣情才辨亦未必是性解是則大學辨亦未必盡非也弟欲求性于貫宋儒求性于虛其言正相反兄既許弟之言性矣而又曰張子性通極於無程子才說性便不是等語未可盡撥何也記人生而靜弟已闢之為禪孟子道性善舉四端之心為言何嘗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去程子至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此何語也不直求之無何有之鄉不止矣惑世誣民充塞性學無若此之甚者安可訓耶寂然不動自是贊易亦只言其無思為耳未發對已發言要豈曾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乎兄又援之以護張程何也直

是聖學絶續攸係故不得不言不敢不言而何氣魄功能之有哉弟總不敢侈辨據尊教所及節引一二段求正餘悉以類之皆渙然氷釋矣至以言行爲訓取爲切實言行即知行之別名知之故言之言而不行正弟所深痛者尊教及此直是刺心刻骨弟誠多言矣然弟之所言即行也非言也學者扶綱植紀反躬實踐則以行爲言寧先待後崇正黜邪則亦以言爲行顧其言誠何如耳方今聖路榛蕪急待驅除所望僇力同心共闢詖淫偕之大道後死之責無過於此吾輩不死不官不農不圃優游何待盡何異朽木誠默默而生無若

謗謗而死凡弟所言皆犯死道然為之而不悔者其志其事
誠可哀憐求名乎好勝乎立異乎求名耶則弟自此將大受
惡名好勝耶則弟必不能以一人之私勝古往今來百千萬
億公是非之口立異耶不自異於流俗而自異於大賢至愚
不為令之所為程朱人人自以為孔孟復出奉之者為正學
倍之者為異端顧不正之立而反立異乎三者無一于心貽
然可見然弟猶汲汲皇皇閔不知畏者將以何為也語云千
人所指無病而死凡弟之所言指之者豈直千人而已同人
即不論上則儼有先聖賢先師友之神靈赫臨之於前下亦

代有辨黑白別疑似之公心紛議之於後弟寧不知愧懼而
自信若是抑聞之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將或有必不可
奪者在也恃同堂之愛不覺直言至此死罪死罪至長兄愛
弟之切憂弟之深誨弟之篤則固已銘之肺腑死且不朽茲
者之言誠非得已勿以狂悖遽斷來章肺病委困草渤不恭
伏惟矜恕

書大學辨後 乙未

嗟乎使大學經傳於聖教之晦明絶續無大關係書雖偽確必不敢爭爭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楊墨之辨性善之爭至久而未解學習俗之錮深歟僕自去歲六月始作大學辨辱同人厚愛遺愛遺書勸止不能但已遂多言論闢之無心謂之過有心謂之惡況大詆排前賢飾非拒諫惡將比之弒父與君在人人得誅之例無慮智愚咸知其不可而確猶怙終如彼者不敢顧一人之身名而忘千秋之道術也記有之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而確

不惟然也且與不仁同惡將下愚不移之性獨與人殊亦不幸之罪猶未足棄於君子者乎今年三月桐鄉張考夫至龍山見人亦稍稍集確復不量次而録之以徧質諸君子其即賜之斧鉞無所逃罪若曰是再三之瀆而終莫我告也則確且慭死無地矣

乾初先生別集

海寧陳確著

大學辨四 附錄

與陸麗京書

承索大學辨極欲請教但弟所惡于大學者為其近禪也程朱深闢禪教且不悟大學之非兄與際叔方篤信禪教又何以知大學之非乎釋教非不精微而弟正惡其精微聖人只下學而上達而釋氏則專言上達離下以為上恐所為上者非上也大學亦懸空說个至善又懸空說个止至善聽其言

甚好深體之則祇是虛誕之詞大概只是要知止耳與釋氏之惟求了悟同一偏蔽侯兩兄吐棄釋教後當徐出奉正也弟生平深戒同人勿妄攻釋茲因論大學辨又復及此惟勿罪

櫶抄

答蕭山來成夫書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年五十一歲

往從山陰諸君子游無不知蕭山有來成夫者由此寤寐懃懃以未得一識成夫爲恨而令表弟周子和兄所持寄書忽自天而降捧讀一過既喜而欲舞又慙欲死謂吾二人何以得此於成夫成夫適復知天壤間有陳吳二子乎某老矣無能爲矣惟仲木方當壯盛之年始嘗致力于詩文畧睹堂奧今棄其學而學蕺山事事歸之切實心專力併將來成就或未可量承稱信陽北地諸公既非其好東漢西晉亦姑舍是至訛傳載惠泉一船事以爲美談益增惶懼其與仲木居古

小學十日汲塢泉飲之入雲門則汲乳泉竝極甘美未嘗帶惠泉一滴猶自以爲享踰分踢躬而無容仲木雖愛茶何至乃如尊兄所聞更以爲可不朽天壤乎過矣過矣詳味兄書似稍涉憤激此心未鎔于學道全無得力吾輩既甘爲世所棄則貧窮困辱皆分內事正須恬然受之即使至爲蠢笨乞兒原本此句上有云仲尼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也由此言之吾儕小人。凡二十七字博得高堂一飽便欣然厚幸何論其他以觀一本作吾兄之才視信陽蔑如耳意者還欲吾兄進求其大于以成信陽未就之志而無遺歿後之悔乎雕蟲小技有識所耻聖道坦坦不肖與能

由是而推則吾輩今日不患不為才人患未得為愚不肖日用飲食種種負愧但有羞慚更無憤激耳恃同門之愛輒進迂言未審其有當萬一否也弟近有論葬諸書并大學非聖經辨一篇欲亟梓之以告吾鄉以俟將來一欲黜地師復族塋以救一時癡愚狂惑之俗一欲黜大學還戴記以息宋以來五百餘年學人支離附會紛紜爭辨之端而頗為時輩所嗤以吾兄度外之士必另具眼目尤欲急以奉正恨篇章繁襍未能畢録以寄幸仁兄以此二事孰思之向日晤時便可詳領教益耳其塋論二篇已刻于四年前者畧見大意想劉

伯緇徐繖之兄弟處皆有之幸先索一覩因板在桐鄉狩末得刷以奉寄故也仲木處當致吾兄拳拳之意帶水茫茫相見無日或弟輩復有古小學之樽定覓便相訪或兄解館之暇翩然賜顧皆非天下難事志壹動氣自古爲言吾徐以俟之矣臨緘惟有馳戀

再與來成夫書 甲午

二月初旬獲拜兄正月廿四日書隨寄一函奉復此時弟適
少出書爲小兒所滯竟未得達自爾以來夢寐之中未嘗敢
忘我成夫仲夏二十日觸熱造于和兄館詢知道履清勝極
慰馳系而于和徵爲確言吾成夫貧益甚遇益不堪爲慨然
久之詩能窮人固有之乎然今日富貴人之可憐更有甚於
貧且賤者以是不得不轉爲吾成夫賀也詩學至今日不可
言矣成夫爲風雅領袖想所深察而論者每謂詩學至宋而
衰至元而稍起至我明而復還唐人之舊確獨以爲不然宋

詩雖拙劣是真宋詩明詩雖工却是假唐詩譬之聖學則宋元猶不失爲狂狷明詩竟是鄉愿耳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便爾居之不疑謂唐人復生竊未然弟嘗妄言謂爲詩酷類李杜即不成詩爲文酷類韓柳即不成文李北海有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而況濟南瑯琊之靡然者乎弟非知詩者以前教所及輒復放言至此敢以質之大雅則由是而推學者之于道何獨不然周公之師文王顏子之學舜何曾摹擬舜文一事而千古推好學者無過顏周伊尹樂堯舜之道便爾神似俗學鶩之則謂伐夏放桐於唐虞揖讓之風掃地無餘不

知乃正是精一執中之學使堯舜復生邪得不爾學者不求之吾身吾心而惟陳言之襲此僕所以痛心摧肝而欲一披之同志者也大學首章支離虛誕真是誣聖之學一經程朱表章使奉為程式使千古聖學之不明必由於此蓋宋儒之言學其得者嘗十九而失者亦或有十一然學者率畏舉其所得而樂奉其所失何則其所得者反厭為平淡而無味而其所失者滋喜其玄遠之可於知定靜安慮格致誠正之文本無理會而學者必欲強為之解強為之解而不得則至於爭迮何由定或竄于禪或流于支曷足怪哉蓋不求之吾身

衆

吾心而惟程朱之求故也大哉山陰先生之敎曰夫道即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今理家之學宋正無異詩家之學唐吾是以懼孟子之不動心首在知言允其何以敎之子和兄云成兄有意于七八月間過我何快如之側身東望無時已已前書頗失之狂駭又甚焉撫心知悔然于賢者之前不能自止遂併封寄上𧨏惟慈炤

寄劉伯繩書 甲申

讀教詢及弟近功慙愧欲死日月不居忽爾衰耗氣昏力頓得益濟其嬾惰之私望此生學問之成難矣長恨何言去秋仲木欲遣一介通問于左右弟即作一函附之竟踰年未達所以然者仲木欲俟考夫兄書至并達而考夫竟病不能作書近聞考夫兄稍已康復然遠在鑪溪去弟居百里仲木此月二十日外方就晉武塘須一月而歸以故並未得奉書并弟前所寄書亦未得達良為悵然考夫仲木兩兄精進之功皆十倍于弟而皆善病往往致委頓弟雖衰無病而嬾極畧

無長進皆是師門恨事祝仲彝叔姪並得不試已詳前書中仲彝尤銳意古學良足嗣武開兄爲羣弟姪之表率此殊可喜近于龍山集同志一二十人各奉先生人譜爲省改之學此屬皆聰明英壯絕非弟衰鈍之比庶幾有成則皆先生與仁兄廣勵之厚德也敢忘所自乎弟近胸中有固執之見未能脫化者二端一則痛恨葬師之說謂周禮族葬之宜復一則謂大學必非聖經不若仍還之戴記于是有論族葬諸書且欲著大學非聖經辨一篇以爲俗失教衰無一是處然而惑人心而貽世禍者莫此二端爲亟故每喋喋向同人言之

而駁朕葬論者猶十之七駁大學辨者更不啻十九蓋葬師之誣見見而大學之敵難窺也雖吾兄驟聞此言必且訝其爲病狂爲夢囈然猶望吾兄一破俗士之見將所謂大學經傳細加尋繹以求吾心之是而斷正之廟內日相見可以大啓弟之蒙蔽必不同時士之因循成說耳去春歸家録年譜秋閒録易抄今春録語録會語手抄之後輒復茫然真可謂下愚不移兄其何以教之予諸書原本或在仲木或在弟處尚容收集彙送未敢先寄以仲木曾有言欲親送考夫兄一閱故也年譜亦絶不敢以示人所謂陸兄者其冰脩予此兄

亦有意先生之學但浮氣未除耳絕非世俗比即曾見此書
亦無煩過慮開兄手抄甚富中多先生語尚在抄錄錄成以
奉採擇補遺集之未備可予想所樂聞仲木有意任删潤年
譜之事而弟亦竊欲妄輯先生語錄擇其說之最中吾膏肓
者另寫一本奉為私書此去倘無事擾則一年之中此書斷
然可成要歸于愚者之自用而已它日當携以請教也山陰
之棹雖未能以期必然志壹動氣如溝壑未填則奉教定當
有日但徐以俟之適西冷沈甸華來拜先生于古小學先寄
此書仲木就婚歸必另有遣當不出兩月之外又一書寄答

來成夫兄者煩覓便達之臨書不勝馳戀之至

十一棲妙

與張考夫書

韞兄過知道履清適爲慰歲事將徂闈且有事于遷居極爲
神往異日者白首兄弟日夕靡間天倫之樂何如哉前晤不
無過慮恐屬私意今世俗人被此種私意錮蔽者不少細勘
即是自是根株家有未齊君子只合反求諸己克諸蒸乂之
功不枉他人責之大舜之身而已况昆玉之夙稱式好者乎
弟抱遠遷之悔二十餘年冬春之間大欲稍東就近母兄終
不若兄家之親切也慙恨何如向作一書畧盡悃欵欲寄未
果聞令附韞兄以上道之難明非獨今也孔子雖生衰周之

季去先王之敎未遠不墜之緒猶在于人然且以道不明爲嘆況今之時乎學者讀鼻程朱語録數十條僉謂道已在是一切都不須理會斯莊生之徒所爲致誚于嫚妹者也吾輩幸逃世網無所事事意者竊欲從日用之所體驗稍扶明前聖之旨以俟來許或大後死之責有宜然者而衰仲云聖人之道如白日中天不患不明吾見則欲奉規矩準繩于洛閩之書同心斷金既如此其利弟雖有喙三尺復安用之顧不審古人所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四者之功安置何所豈孔孟之時聖道獨不明程朱而後聖道獨大明故古人恒爲其

難令人適為其易耶不然何勞逸相去之遠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二子之學必有能優劣之者況不惟聖人之信而惟後儒之信者乎雖欲謂之善學不可得矣顧益弘新功共究大道幸甚幸甚聞前月廿五之役諸君子大皆不果為之慨然頃與韞兄約來春之暇當續此勝游但未知後會之期便羽更望一及之此生碌碌忽然老死吾輩不審還得有幾次相見念之惆悵

與劉伯繩書 戊戌

前後晤景宣子和兩兄並云兄體已全安懽慰何如知近養益睟盎勝遙企朗思在宅知己一堂麗澤益可知弟衰年碌碌無一善狀初春有移家之役三四月間以老母痰疾熾發仲氏瘧患未已日坐愁困中茲幸母體粗安仲病大覺漸解稍慰目前餘無可念者貧不足憂憂貧而無素位之學者則大可憂某自反素位功夫畧無頭緒惶愧惶愧以此益信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說眞是砭及膏肓者而俗學相率禪之某則謂禪陽明者正是禪耳兄之闇脩于素位

之學必曰有得手處幸有以教之也性學曰滑學者曰從空中摸索白首茫然可為大哀確當以為告子之說至有宋而益著孔孟之教至先生而始明非妄言也先生尊心之論正欲人盡心以知性即孟子之旨蓋尊心乃所以尊性也故曰無心外之性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無心外之道故即心即性即學即道是一統功夫謂之愼獨可也謂之致良知亦可也而宋儒分本體氣質以言性何得不支離决裂乎性即是本體又欲於性中覔本體那得不禪其曰氣質之性者是為荀告下註脚也曰本體之性者是為老佛傳衣鉢也兩者

皆從何處撈摸不知家庭日用處處有盡心功夫即處處是盡性功夫吾輩只是當面錯過耳今學者言道並極精微及考其日用却全不照管可謂之道乎弟所以惓惓於素位之學者固今日貧士救時之急務即學者他日入道之金針也兄以為然否前寄禪障性解當寓目未𢌞又附呈氣才情辨並侮聖言二篇幸兄併較教之世俗不察必以弟為喜新立異非敢然也蓋所關係極大故未能嘿嘿耳輯遺書教諸子及一切婚娶禮儀並是吾兄素位中最切要事一事少欠切實便是浮偽俗之所謂美道之所謂賊也某不能行而能知

之故不辭屢瀆惟仁者曲加涵納眞兄及紫眉成夫兩兄並

康勝耶辛一一致意百惟爲道自愛臨書𥨸勝禱切